

摇历史上著名女人(二)

作者 :张名轳著

出版社 :中国电影出版社

字数 :员圆千字

分类 :历史 原故事 原中国

版权所有 :北京焐子工作室

出版日期 :圆年 圆月

书号 :原原原原原原原原原原原原

内容提要

本书所写年代上起远古 ,下迄近现代 ,所辑历史后妃 ,名女 ,作者将她们从历史的圣殿中再度请出来 ,让读者再次缅怀 ,再次解读 ,再做一番感悟 ,书中赞扬了她们的忠烈或贤达以及她们的奉献精神 ,给人以教益和启迪。

员吴清浣芳心暗许邻舟郎

柔和的春风在静谧的水面轻荡，半遮着脸庞的月儿，悄悄登上桅杆，把清辉星星点点地撒在水波和船头上。远处传来隐隐约约的丝竹声，是恋人在吐露衷肠，还是嫠妇在倾诉幽怨？在这样温馨的夜里，年轻的心抑制不住那份骚动。情窦初开的官宦千金吴清浣，便是在这样的夜里，不知不觉地将一颗少女的芳心暗许给邻舟的少年秀才江文情，一切发生得是那么自然而然。

吴清浣是在福州度过童年和少年时光的。她父亲吴云卿，曾是福州州守，膝下只有清浣这一个独生女儿。吴云卿是个儒官，十分重视对宝贝女儿的教育。遵照一般大家闺秀所学的必修课程，他很早就让幼小的女儿读熟了《孝经》、《女诫》等书，小清浣聪明伶俐，很快就掌握了这些简单的东西，又要求父亲加码。吴云卿只好给她讲解了当时男儿考科举所必学《四书》、《五经》之类的典籍，对这些内容深奥的篇章，小清浣居然也很快就能琅琅成诵，融会贯通，讲析起来头头是道。吴云卿惊叹地说：“你若是男儿，必定是功名中人啊！”

经父亲启蒙后，吴清浣读书的劲头越来越大，悄悄从父亲书房中找出《唐诗家法》、《唐诗集》一类的书，醉心嗜读，慢慢便无师自通地掌握了诗格格律，自己开始悄悄练习作诗。起初，她都是根据所见所闻和偶尔的感触，信手写下些零散的诗句，尚未结集成篇。然而从这些只言片语中，已可窥见她的锦

秀才情。比如：“露下庭梧叶，风吹月桂花。”“萱草当阶绿，樱桃落地红。”“花间影过那知燕，柳外声来不见莺。”“自倾盆里春泉水，亲灌阶前石竹花。”虽然诗句内容离不开她小小生活圈中的花草莺燕，但词句清丽，已有诗韵。

到十二三岁时，对事物的了解日渐全面，遣词造句的功夫也愈加老练，于是写成了不少完整的诗篇。闺中无事，闲坐烹茶，悠悠淡淡的情绪，被她吟成一首“灯下闲情”：

小阁烹香茗，疏帘下玉钩；
灯火翻出鼎，钗影倒沉瓯。
婢奉消春困，亲尝散暮愁；
吟诗因坐久，月转晚妆楼。

虽是闲情小诗，但信手拈过，娓娓道来，平易动人，表现出吴清浣的才华和造诣。

随着岁月的流逝，无忧无虑的小丫头逐渐长成情窦初开的少女。官家的小姐，养在深闺人未识，独对镜中日渐明艳的容貌、悄悄发育的身体，春情化出淡淡的幽怨。这种心情，便隐隐约约地出现在吴清浣的一些小诗中：

几点梅花发小盆，冰肌玉骨伴黄昏；
隔窗久坐怜清影，闲划金钗记月痕。
绣放寒多未欲眠，梨花枝上听春鹃；
明朝又是清明节，愁见人家买纸钱。
春雨随风湿粉墙，园花滴滴断人肠；
愁红怨白知多少，流过长沟水亦香。
小窗今夕绣针闲，坐对银台整翠鬟；
凡世何曾到天上，月宫依旧似人间。

吴清浣写诗本是为了自己消遣，不料却被她那慧黠细心

的侍女阿萱偷偷抄录下来，带到外面炫耀。无意中，这些诗不胫而走，被闽中文人竞相传抄，吴清浣的诗名也就随之传扬开了。才貌双佳的她，成了闽中贵族公子心中渴慕的一朵鲜花。

然而，吴家父母认为女儿年纪尚小，加上他们也舍不得让她太早离开自己，便一直未予议婚，使吴清浣成为可望不可及的镜中花。

明神宗万历初年，吴云卿因治理福州功业显著，被福建省的三司长官共同保荐，进京加官晋爵。新年伊始，吴云卿携带家眷北上。人逢喜事精神爽，更何况又是春风送暖、莺飞草长的季节。吴云卿一家一边赶路，一边兴致勃勃地赏山观水，完全没察觉什么舟车之劳。阳春三月时，来到江南地界，正值柳絮飘舞，杏花春雨的时节，江南风景秀丽宜人。吴家在淮水上雇了一艘大船，船头插上“奉旨入京”的紫色小旗，威风凛凛地逆水北上。船到淮安版闸时，停下来等候顺行的风，陆陆续续，周围泊下了大大小小几十艘船，显得十分热闹，而吴家的大船在船群中特别醒目。

泊船无事，吴云卿与夫人带了一些仆从上岸游览去了。因吴清浣已近及笄之年，待字闺中的大姑娘不能抛头露面，所以把她和几个侍女留在了船上。闷在船舱中，闲得无聊，吴清浣便打开舱窗，迎进一阵阵清爽的河风，心情顿时明朗了许多，她从箱笼中翻出一卷诗书，端坐窗前细细品读起来。

吴清浣在船舱中的一举一动本是极平常的，却不料把一个少年郎撩拨得情思迷乱，那便是邻舟的年轻公子江文情。原来，吴家船只的旁边，泊着一只商船，货主是太原的一位江姓丝绸商人，商人的儿子文情，年方十六，年前刚考中了秀才，父亲一时高兴，来江南进货时就顺便带上了他，一来让他领略

一番江南春色的秀美，二来也使他增长些见识。当他闲坐船头读书时，无意间发现了临船的吴清浣，那姑娘的举手投足间，是那样荡漾着诗一般的韵致，就象春风里摇曳着的一株蔷薇花。十六岁的少年，春心刚刚萌动，一种难以言喻的力量，把他的目光紧紧吸引到临船姑娘的周围，他的心也随着飘了过去。

正在这时，吴清浣的侍女阿萱来到船舷清洗衣物，距离江文情坐的地方很近，江文情感到机会来了，于是装着随随便便的样子，上前与阿萱搭讪。他随意地问道：“你们是从哪里来，到哪里去呢？”阿萱见是临船的人问话，抬头一看，那人年纪不大，生得眉清目朗，英俊又和气，不象有什么歹心，只当是无聊时找人说闲话，也就如实说出了吴家的行迹。

江文情见答了话，心中暗自欢喜，又故意扯了些天气、风景之类的不着边际的话题，还把自己带的水蜜桃送了几只给阿萱。阿萱渐渐和他熟络了些，他便趁机试探：“为何不见你家小姐的夫婿？”阿萱有些害羞，红着脸嚷道：“我家小姐哪有夫婿！”江文情一听这话，心里有了底，暗暗庆幸不已，再问道：“你家小姐识字吗？”

这句倒是问到点子上了，阿萱得意地夸说：“岂止是识字，我家小姐的诗文曾风靡闽中呢！”此话正上了江文情的圈套，他连忙上舱中拿了纸笔，写下一纸难字，托咐阿萱道：“小生正有一些字不能识，烦请姑娘代为求教小姐，就说是太原的江秀才请教！”

阿萱转身进舱，把纸片交给吴清浣。吴清浣看过后，似乎心有所悟地露出一丝微笑，还是提笔在字边一一加了注解，让阿萱送出去，并笑道：“岂有秀才不识这些字的道理！”

阿萱不但给江文情送了纸片，也顺口把小姐的话转告了他。江文情心想：既然已猜知是故意撩逗，却又愿意上钩，看来是给自己机会了！随即又进舱写下一首诗，请阿萱代为传递。诗是这样写的：

空复清吟托袅烟，樊姬春思满红船；
相逢何必蓝桥路，休负沧波好月天。

这首充满挑逗情趣的诗传到吴清浣手中，幼时所读《女诫》中的那些规矩浮上她的脑，她不由地感到一种羞辱，愠怒道：“萍水相逢，哪能就以艳句撩人，有失读书人体统！”接着又斥责阿萱不该帮人做这等下贱事体，并扬言要禀父母，责罚她。阿萱吓得两腿发软，急忙跪下哀求小姐原谅。待吴清浣火气平息后，又趁机中辨说：“看那江公子也不象邪恶之人，倾慕佳人，也算人之常情嘛！”

谁知，这句话竟说得吴清浣动了心。在阿萱去给临船公子送难字纸片时，她曾偷偷从窗中窥视了那位江公子，也算英俊潇洒，一表人才了。适才读了他的诗，虽然意涉轻佻，词句倒还自然雅致，看来还是有些才气。她那颗品尽闺中寂寞的芳心，其实早已有些蠢蠢欲动，只是限于礼教的约束，不敢让它冒出芽来。既然阿萱这样劝导，她索性顺水推舟，转了脸色，和悦地问阿萱：“这事有人看见吗？”阿萱见小姐心有转变，忙指天发誓说：“绝无人知！”吴清浣笑着嘱咐她：“既然无人知，我便不再声张，你也不要告诉别人，让我写首诗骂他就行了。”于是，她取出一帧小碧笺，略加思索后，作下一首诗：

自是芳情不恋春，春光何事撩闺人？
谁流情浸天边月，比似郎心向我亲。

阿萱看也没看，就把诗笺送到了已等得心焦的江文情手

中，江文情读诗后，竟在船头雀跃不已。这下把阿萱弄得莫名其妙，明明小姐说是要写诗骂他，他竟如此高兴，这是什么道理呢？正当她满头雾水时，回头瞥见她家小姐与朝这边江公子暗送秋波，她顿时恍然大悟，忙掩口跑进后舱里，心里只说自己该是做了一回红娘！

见阿萱走开，吴家船上再没有其他人影，江文情急忙靠近吴清浣的窗口，压低嗓音道：“今宵人静时，可否启窗相候？”

这边吴清浣嘴角一撇，眼含娇媚地说：“我乃闺中娇娥，为何要等你，公子难道没有脚吗？”江文情马上心领神会，深情地一点头，还想说些什么时，吴清浣已“砰”地关上了舱窗。江文情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，回舱静候夜色降临去了。

好不容易挨到夜深人静，明月高悬夜空，河面上浮起迷茫的雾气，月光照在船板上，显得朦朦胧胧。江文情心揣着一团烈火，蹑手蹑脚地攀上邻船，来到吴清浣舱前，轻叩舱窗。不一会儿，舱窗无声地启开了，露出娇羞万般的吴清浣。江文情心情一激动，脚下也生云，十分轻巧地就跃进了船舱。

船舱中，烛影轻摇，映着一对情深意浓的小儿女，江文情一把揽住吴清浣的纤腰。吴清浣起初还想挣扎，但只扭动了一会儿，便酥倒在江文情怀中。两人相偎床边，喁喁私语，说了些什么，恐怕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，不知不觉中，都被彼此暖融融的气息醉倒了。相拥着倒在了床上，恍恍惚惚中宽衣解带，一对初诸情事的少男少女，在春风摇舟的荡漾中，情不自禁地共赴巫山云雨。

初尝禁果，便沉迷忘返，浑然忘却了时间和空间。就在这时，晨曦微露，刮起了向北的顺风，吴家和江家的船相继解缆启航，帆满行速。一去便是数十里，吴清浣和江文情还沉醉在

温柔乡中。

那边船上江文情的父亲清晨起来，想叫醒儿子，舱中却已不见了他，船头船尾找了一遍，哪里还有儿子的踪影。莫非是夜起时眼睛朦胧，失足坠入河中？江父一想到这里，惊恐失色，忙命舟子返航寻找，水面空空，了无消息，江父大放悲声。

天大亮时，这边船上的江文情和吴清浣才醒来，江文情急忙披衣推窗，只见窗外河岸上树影后移，原来船已行驶，哪里还有自家的船呢！两人不由得惊慌失措，然而事已至此，也只好硬着头皮顶下来。白天，江文情藏在船舱中的帷幕后，吴清浣则把一日三餐要到舱中与他分享。一听到有人进舱，江文情就赶紧藏到床下。夜晚人静，便是他们逍遥的时候，一对情人同床而眠，忘了一切忧愁。他们只能这样作权宜之计，只等泊岸后再另作打算。

然而毕竟纸包不住火，船舱空间有限，吴清浣与江文情有时忘情的嬉笑声，不免传了些到吴母耳中。吴母对女儿这些天老是躲在自己舱中，而且饮食量大增，产生了怀疑。又仿佛听到舱中有少年的窃窃低语，于是悄悄从门缝中侦视，果然发现了惊人的情况。

吴母禀报了吴父，等到深夜，两人悄悄叫开女儿的舱门，在床上拖出了战战兢兢的江文情。稍加审问后，吴父盛怒难遏，准备将江文情抛入江中。吴清浣缩在舱角中羞愧难当，见父亲要加害于江文情，她不顾一切地爬过来，苦苦哀求，甚至以死相争。吴家父母见已是生米煮成了熟饭，又获知江文情也是名门出身，年纪轻轻已中秀才，今后也许有所作为，便只好包容下来。长叹道：“吾女已被你所污，更无他适之理，只好成全了你们这对小冤家！”

愿

为了掩人耳目，吴父让江文情装成是落入水中，吴父则急忙令舟人救起。吴父上前一看，佯作惊讶地说：“这是我友人家的公子啊！”于是名正言顺地将他留在船中。不久，船抵达济州，吴家上岸租了房屋，摆下盛宴，为一双小儿女办了喜事，并把他们暂留在济州。

吴云卿进京见过皇帝后，被升职派往楚地为官。赴楚上任的路上，他到济州接了江文情小夫妻俩同往楚地，又派人往太原找到了江父。禀明江文情的婚事和去向。江父大喜过望，其子失而复得，还找了个才貌双全的官家小姐为妻，真是苍天降福啊！

后来，江文情果然不负众望，二十四岁登进士及第，派任南京礼部主事，后又迁为州守和知府。在贤妻的辅助下，官名贤达，仕途顺畅，家庭生活也美满如意。那一夜临舟风情，还真结下了善果！

圆秋香三笑结良缘

唐伯虎、沈周、文征明、仇英，号称“吴门四家”。其中领衔人物是有“江南第一风流才子”之称的唐伯虎。

唐伯虎与无锡华府美婢秋香结下的三笑姻缘，也是世传美谈。

华府的主人是明武宗正德年间的翰林学士华虹山，为人清雅，取仕而家居，府第设在家乡无锡郊区。华家家境殷实，仆侍如云，婢女也不计其数，而最出色的要数华夫人手下的四香，她们分别是春花、夏荷、秋月、冬梅，又称为春香、夏香、秋

香、冬香。四香在华府中有特殊的地位，她们只为华夫人一人服务，而且仅做一些轻巧精细的活计，还可调派府中其他仆侍。四香之所以能享此殊荣，除了因为她们模样儿长得周正可爱，主要的还是因为她们心灵手巧，口舌伶俐，做事细致周到，深得华夫人的赏识。

而四香之中最为优秀的就要算秋香了，秋香自小父母双亡，在华夫人身旁长大，不但人长得秀美娇俏，而且聪慧机敏，善解人意。华夫人有什么意图，有时并不须说出口，秋香便能心领神会，办得妥妥贴贴。华夫人是知书识礼的名门淑女，受她的影响，秋香也略能识文断墨，而且神情举止，也染了不少大家闺秀的气韵。所以华夫人对秋香尤为看重，把一些重要的事项都交给她安排，自己也把她看成是半个贴心的女儿。

这年春天，好善信佛的华夫人特往茅山古寺进香拜佛，随行的有四香和其他一些仆从。茅山又叫句曲山，位于江苏省句容县东南，半山上有一座古庙，香火非常旺盛。华夫人一行，从无锡乘船，直到戚墅堰河渡口停住，舍船乘轿东行。一大群仆从拥着几乘华轿逶迤而行，经过句容县城时引得不少人驻足观望。句容城中熙熙攘攘，很是热闹，坐第二轿中的秋香一时兴起，悄悄掀开轿帘一角，向外张望。这一望正看见市边有一群少年围成一团，争相请一位年轻公子在他们准备好的素扇上作画，一个个争先恐后，好不有趣。被围在中间的那位年轻公子似乎兴致很好，手拈一枝画笔，神清气闲地左涂右抹，每每只需几笔，就能画好一个扇面，得了画的人一个个小心翼翼地捧着，象是得了什么宝贝。见此情景，轿中的秋香不由得嫣然一笑。这一笑本是无意，却不料这时那作画的公子恰好抬起头，正正受了这一笑，作画的公子似乎受宠若惊，呆

呆地望着轿子，手中的画笔不知不觉也蹭到围在他身边的那些人的衣服上了，竟也不知收回。轿里的秋香，见自己的一笑竟被人察觉连忙放下轿帘，规规矩矩地坐在轿中。

为人作画的公子，怔怔地目送着轿子远去，却再也无意画画，收笔就走，也不管那些没得到画的人怎样苦苦相求。这位作画的公子，原来就是堪称“江南第一风流才子”的唐伯虎。唐伯虎名寅，伯虎是字，自号六如居士，独禀异秀天资，才情横溢。不但写的文章风采俊逸，特别是能画一手绝妙的山水人物画，他作画随兴致所至，风格飘逸，笔调恣肆，被人称为神来之笔，是当时人们争相收藏的妙品。明孝宗弘治年间，唐伯虎曾应乡试，荣登榜首，成为举人之魁——解元，而他并不着意于继续努力进取，才高气傲，性格落拓不羁，常醉心于诗酒书画，流连于风花雪月，过一种放浪随意的日子。

这个春花烂漫的季节，他约了二三个好友，同船到茅山游玩，从茅山古寺归来的路上被人认出，硬缠着他题画。唐伯虎被一路春色感染，心境十分爽朗，也正手痒着想画上两笔，所以欣然应允，接过别人早已备好的纸笔开始抒写心中的春情。谁知他一开了头，竟收不了尾，周围那些喜欢附庸风雅的人不断闻信赶来，直让他应接不暇，但他依然兴致勃勃。

然而，秋香那迷人的一笑，却使他的画兴嘎然而止，所有的心思都只顾得回味那摄人心魂的一笑了。回客舟的路上，他满脑子里都是刚才稍纵即逝的那一幕。身为风流才子的唐伯虎对女人的风韵可以说是历经颇丰，但无论大家闺秀、还是小家碧玉，谁都比不上刚上轿中那位女子的浅浅一笑更让他动心。虽然他不了解那女子的身份，可那端庄俏丽的脸蛋，蕴含着盈盈秋水的大眼睛，真让人看了着迷。尤其是那一笑，娇

而不媚 艳而不俗 ,似乎展开了一片春意盎然的天地 ,怎不引人想要融入其中。

唐伯虎闷闷不乐地回到舟中 ,几个友人正等着他 ,准备在舟上休息一夜后 ,第二天起航返回苏州。这一夜 ,唐伯虎神思迷离 ,转侧难眠 ,想到夜半时 ,忽然生出一条妙计。他稍稍合计后 ,猛然大叫一声 ,翻身坐起 ,狂呼不已 ,捶首顿足。同舟的友人被他惊醒 ,急忙拉住他 ,问其何故 ;唐伯虎故意迷糊了半天 ,才心存余悸地说 :“刚才梦中见到一员天神 ,红发撩牙 ,身高丈余 ,手持一硕大金杵 ,直朝我打来 ,说我进香不虔诚 ,得罪了天帝 ,派他来责罚我。我叩头再三哀求 ,他才勉强说今日姑且饶过我 ,但必须在天明时 ,只身持香 ,沿途礼拜 ,到茅山古寺中谢罪 ,否则再来惩罚我。”友人纷纷宽慰他不必放在心上 ,但唐伯虎依然不放心 ,坚决地说 :“还为遵奉神教 ,明日独自上山进香 ,你们可以驾舟先回 ,不必等我。”好友拗不过他 ,便同意了他的建议。

第二天一早 ,唐伯虎离舟登岸 ,又返回句容城中 ,委婉地向人打听昨天招摇过市的那队人的情况。终于得知 ,原来是无锡华学士夫人所率进香的队伍 ,而其中最美的乃是华夫人的爱婢秋香 ,唐伯虎认定那莞尔一笑的姑娘就是秋香。

唐伯虎并不因秋香是一位婢女而有退却的念头 ,他已认准那是个蕙质兰心的姑娘 ,决不因为她的身份低贱而改变看法。探知华家的画舫明日一早将启程返回无锡 ,唐伯虎便悄悄雇了一叶小舟 ,让船夫将舟靠近华家画舫停泊。又是一个无眠之夜 ,可一想到悠然神往的美人就近在咫尺 ,心中有几分踏实 ,又有几分悸动。整整一夜 ,想入非非 ,思绪在半梦半醒之间飘浮。

晨曦微露时，唐伯虎爬出狭小的船舱，到船头上坐下，四周水面上晓雾朦胧。画舫和小舟都象飘荡在云雾缭绕的仙境中，令他更加心荡神移，幻想着自己与佳人在天宫云端相拥。就在唐伯虎心猿意马时，猛地一盆冷水从天而降，浇在他的头上，他骤然惊醒抬头望去，却恰好看见那秋香站在画舫舱窗前，端着脸盆在发窘。本是生出一股火气的唐伯虎，见水是从美人手里泼出，顿时火气消散，仿佛觉得那水是一股醇香的清醴，美美地滋润了他的心头，望着美人深情地露出笑容。

那画舫上的秋香因晓雾遮掩，不小心把洗脸水泼在临船客人身上。正不知所措时，见那客人抬头，却是前日里在街上过看到的那位题画公子，此时淋成了落汤鸡，不但没责怪自己，反而对自己微笑，当下心生庆幸，也悠然报之一笑。

唐伯虎又被这灿烂的一笑迷住了，待他镇定下来想搭腔时，秋香已落下画舫窗纱，画舫也缓缓起动了。唐伯虎急忙吩咐船夫操桨紧随其后，并掏出一锭纹银抛到船夫手中，船夫领会其意，卖力地划着桨，紧紧尾随着画舫前行。

一路顺风船速，晌午过后，画舫和小舟同时抵达无锡，在行船过程中，再也没见到秋香姑娘露面，唐伯虎只感心中空落落的。

画舫停稳后，华夫人在众婢女的簇拥中下了船，登上前来迎接的华轿。婢女中的四香也是坐轿的，只是轿子略小一些，服侍夫人上了轿后，四香转身各上自己的轿子。秋香转身的时候，一抬眼，正望见也已下了船、正站在那里不知所措的唐伯虎，见他那副痴痴呆呆的神情，又不由地意味深长地对他一笑，然后上了轿。她这第三笑，真让唐伯虎欣喜若狂，素不相识的美人，竟对自己一笑、二笑、三笑，定是笑中有深意。于

是，他紧追着秋香的轿子往前走。转眼来到朱门高耸的华府门前，几乘轿子和后面跟着的一大群仆侍鱼贯入门，唐伯虎跟在后面居然毫不思索的也往里迈步，被守门的仆人拦住，他才回过神来。

怎样才能见到牵肠挂肚的美人呢？唐伯虎也曾想递上名贴直接拜访华学士，以他的名声，必然受到礼遇。可那样的话又怎样去向人家求见一个婢女呢？思前想后，他想出一条“苦肉计”。

首先，他到当铺买下一套洗得发白了的蓝布儒衫穿上，然而酝酿了半天情绪，来到华府门前不远处，双眼含泪地踱来踱去。这一招还真灵，不一会儿，就有好心人上来问他的情况，他佯装无奈地诉说：“小生本是苏州人士，埋头读书，别无他长，谁料天降横祸，父母相继去世，小生生计无着，特来无锡投奔亲戚。偏偏亲戚家又已搬迁，找不到下落，我已身无分文，走投无路了！”说完呜咽咽地悲哭起来。围观的人同情地安慰他，心软的人还陪着他落下几滴泪。围观的人群中有一位华府的管家，他见眼前书生眉清目秀，颇有灵性，如今落魄到这地步，确实可怜，便想帮他一把，于是上前道：“公子如果不嫌弃的话，我倒是有个地方可让公子权且安身。”旁边的人认出他是华府的管家，纷纷奉承他有办法。唐伯虎一听是华府的管家，心中暗暗高兴，急忙擦干眼泪，辑首答谢道：“承蒙大伯提携，只要有安身之所，还有什么嫌弃！”华府管家被众人捧得很受用，沾着胡须说：“我家老爷正想为两位公子请一位伴读的书僮，公子不嫌辱没清名的话，我可向老爷举荐。”唐伯虎连忙上前千恩万谢。

就这样，通过管家的推荐，唐伯虎顺利地通过了华老爷的

测试,当上了华家两位少爷的伴读,并获名华安。

华家老爷学富五车,才识俊雅。两位儿子却难承家学,不但天资愚钝,而且懒惰贪玩,请了个老学究教了他们十几年,依然写不出勉强通畅的文章,华老爷十分失望。现在请了个灵秀的书僮华安为儿子伴读,也希望两个儿子能沾染些灵气,稍有长进。无奈这两个草包公子根本不肯把心思放在读书上,他们欺负老学究先生年老眼花,只要先生一不注意,便你看着我,我望着你,挤眉弄眼,或对着窗外的天空发呆,甚至还偷偷溜到前面,把先生的茶杯中倒上墨汁,让老先生喝得满嘴乌黑,他们在下面掩口窃笑,老先生还莫名其妙。”

唐伯虎深知华家两位公子确是“朽木不可雕也”,因而也不想用心督促他们读书,只是一味顺着他们,倒也颇得两位公子的欢心。

表面上在书房伴读,唐伯虎的一颗心天天都在寻找秋香的踪影,可一个月过去了,竟连秋香的气味也没闻到过。原来事出有因,华家两位傻公子虽不善念书,却是拈花惹草的好手,兄弟俩都沉迷于家婢秋香的美艳,总是想方设法找她纠缠,为了她兄弟俩还动起拳脚。华夫人对两个不争气的儿子十分生气,一怒之下,下令不许他们踏进内院半步,而秋香为免是非,除了陪华夫人外,也尽量少到外院来。难怪唐伯虎进了华府,却难见华秋香一面。

一天,老学究先生外出会老友,临走时给两位公子布置了一个题目,让他们各写一篇文章,等他回来检查,而且还要送到华老爷那里去审察。这一来,可把两位公子吓住了,先生检查他们不怕,可一说老爹还要过目,可把他们给镇住了。老爹家法甚严,弄不好是要挨板子的。老先生一走,两位公子也不

敢跑出去游逛了，老老实实坐在桌前，歪着头，啃着笔，唧唧哼哼，老半天也写不出一个字。这时，华安给他们送了茶水点心进来，看着他们愁眉苦脸的样子，暗自发笑。大公子见他面带嘲意，本想发火，却突然灵机一动，想起父亲曾说过这华安尚有几许灵性，那何不叫他动笔代写一篇文章。拿定了主意，大公子连忙起身，把华安拉到椅子上坐下，央求道：“今日请你写篇文章，日后大大有你的好处！”一旁的二公子听了，马上跳将起来，扯住华安的另一只手嚷着：“也给我写一篇，今日就有你的好处！”兄弟俩你拉我扯，死缠硬磨。唐伯虎见他们实在是可怜，而写这么两篇文章对他来说不过是小菜一碟，于是半推半就地答应下来。两位公子一看找到了救星，大大地吁了口气，连忙磨墨的磨墨，打扇的打扇，恭恭敬敬地伺候着华安动笔。唐伯虎大大咧咧地坐下，看了看题目，拿过笔，不消一刻时间就完成了两篇文章。两位华公子是任务完成，也顾不得看上一遍（反正他们也看不出什么好坏来），便拉上劳苦功高的华安，溜到街上喝酒取乐去了。

下午时，老先生从外面回来，两位公子得意地递上华安代作的文章。老先生摇头晃脑地看过一遍，直称：“大有长进，大有长进！”忙喜滋滋地送到华老爷处请功。华老爷看过后，也十分欣赏文章的才气，但他马上明白了这定不是两个傻子所作，必是有人代为执笔。华老爷命人叫来两个儿子，稍加审问，便露出破绽，公子只好如实交待是华安代作。华老爷命家人给两位公子赏了板子，打得两位公子“哎哟”连天。站在一旁的老先生为此事甚感惭愧，他对两位公子也失去了信心，当即提出辞职回乡。华老爷略事挽留后，又顺水推舟来应了老先生的请求，这时他心里已有数，小华安完全可胜任西席一

职。

从此 ,华安便穿上长袍 ,做起了华家公子的西席教师。唐伯虎早已摸透两位公子的底细 ,干脆因材施教 ,从认字作对开始教起 ,并不急着让他们背枯涩的古文 ,写大段的文章。如此一来 ,两位公子竟然还日渐有所进步 ,华老爷非常欢喜 ,大大赞赏了华安。

在华府的日子虽然过得逍遥自在 ,可总也无缘见上牵魂的佳人一面 ,唐伯虎只感度日如年。转眼已是秋凉 ,焦急之中 ,他终于想出一个办法。这天吃过午餐后 ,华安求见华老爷 ,华老爷请他落座后问有何事 ,华安吞吞吐吐地说 :“我想告辞还乡。”华老爷所料不及 ,只以为是两个儿子得罪了先生 ,忙问 :“是不是两个畜牲惹先生生气了?”华安连忙否认 :“哪里 !哪里 !”

华老爷追问 :“那是何故 ?”华安略带羞涩地表露 :“我年龄渐大 ,想回乡完婚。”

一听是为这个 ,华老爷放心了 ,这时他的两个儿子已少不了这位先生 ,待问明华安在家乡并无婚约时 ,他开口道 :“完婚也不一定非要回家 ,老夫在这里给你择佳丽而娶 ,不是更方便吗 ?”

这话正中唐伯虎下怀 ,他忙叩首相谢 ,作感激的样子说 :“多谢老爷美意 !其实不必大费周折 ,在府中择侍儿相配即可。”

华老爷见他要求并不高 ,当即答应下来 ,并马上下令召集府中所有丫环候选。

府中丫环们听说是西席华安选妻 ,大家心情都非常激动。因为华安的英俊多才早已传遍了华府 ,若能与他为妻 ,那自然